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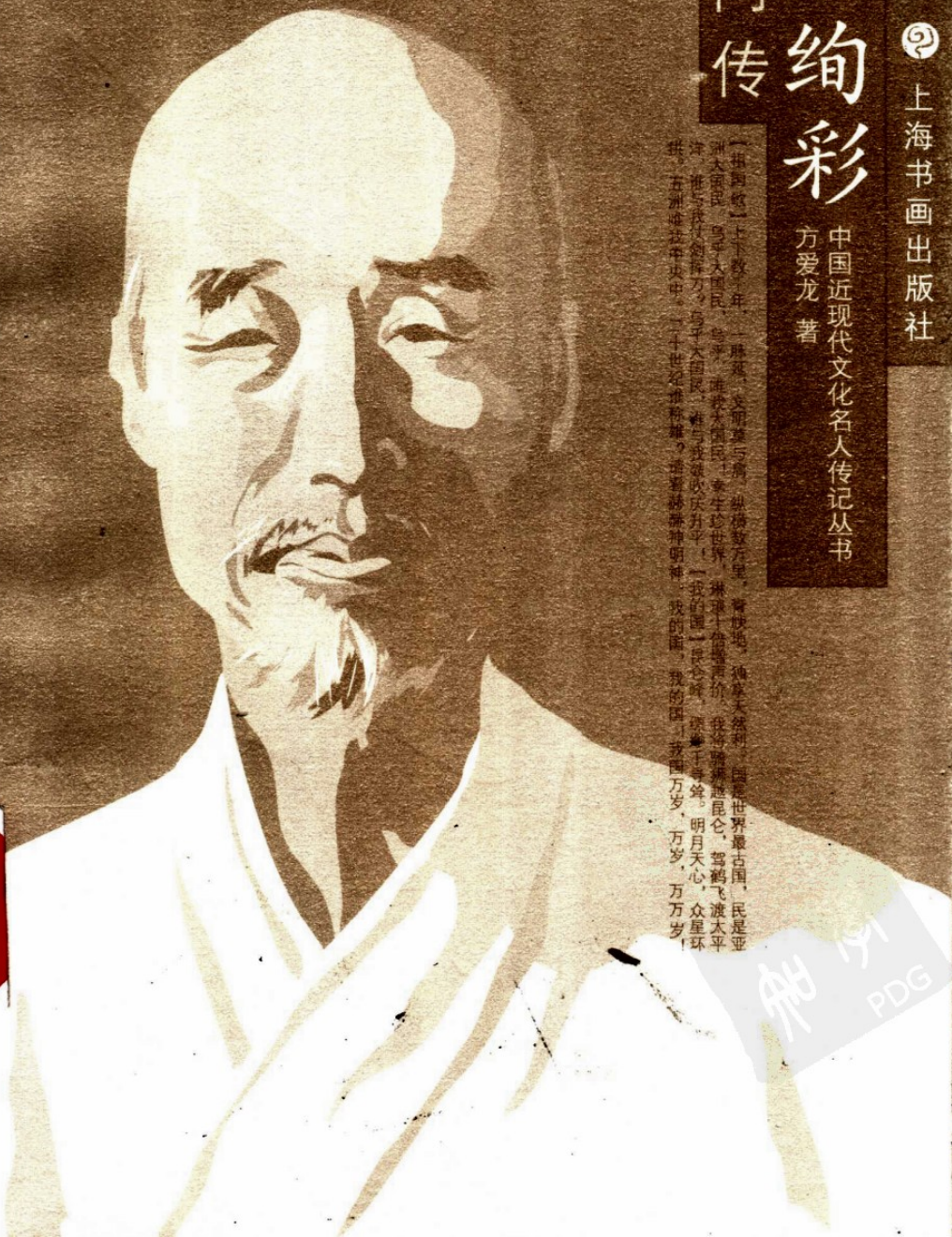


上海书画出版社

殷红绚彩 李叔同传

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方爱龙 著

【插图】上下数千年，一睁眼，文明星与南，纵横数万里，臂快地，袖摩天竺刹，国是世界上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乌乎大国民，乌乎，谁是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琳！悠悠晋价，我将脚踏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共创辉万，乌乎大国民，谁与我强吹庆升平！「我的国」段心时，深兼千岁龄，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唯拉在史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谁着赫赫精神神，我的国，我的国，我四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殷红绚彩

——李叔同传

方爱龙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红绚彩：李叔同传 / 方爱龙著.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12
(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80672-467-2

I. 殷... II. 方... III. 李叔同(1880~1942)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4719号

责任编辑 胡传海
封面设计 潘志远
技术编辑 朱伟南

殷红绚彩—李叔同传

方爱龙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duoyunxuan-sh.com

E-mail: shepph@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 × 1194 1/32

印张：6.5 印数：1-3,000 字数：1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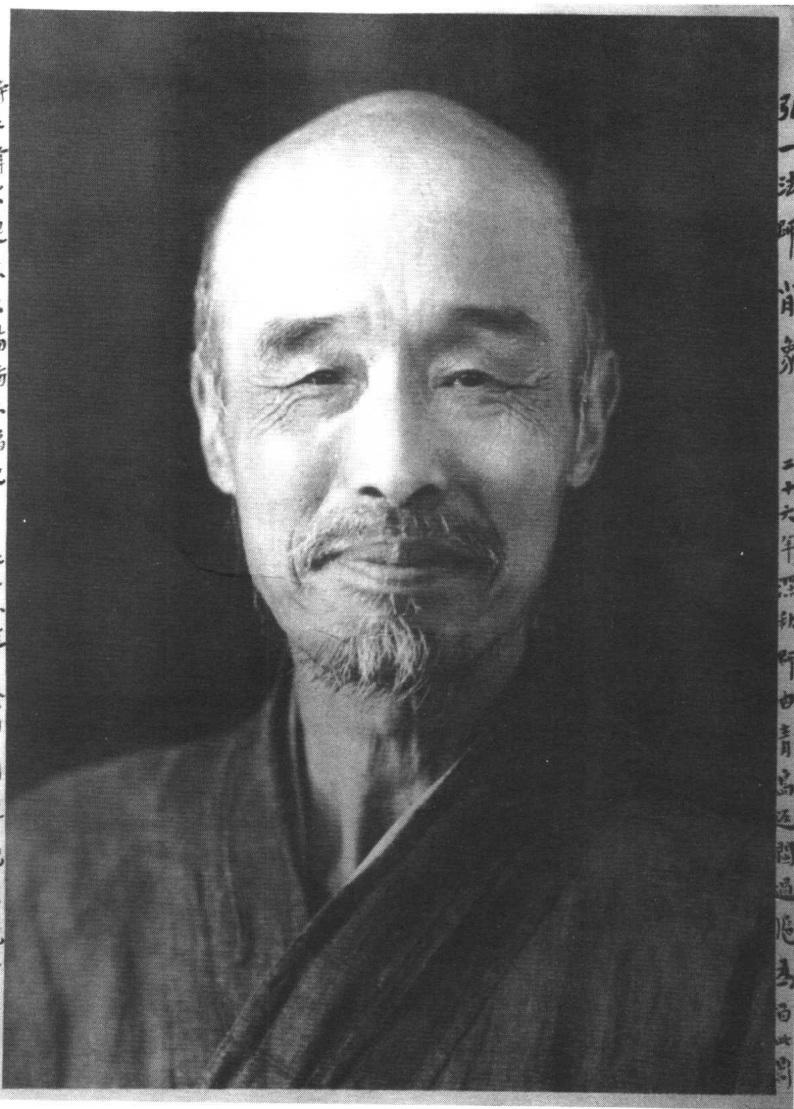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72-467-2/J·417

定价：15元



時正偉大連文天場獨六隔也
二十八年冬日再尊記莊庵上



弘一法師小月象
二十六年深秋師由青島返滬過庵為留此像

弘一法師 肖像

1937年暮秋摄于“淞沪抗战”烽火连天的上海

©H1173/89

马一浮缅怀弘一法师诗二首

(代序)

哀弘一法师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童子李芳远写寄音公临灭二偈征题， 因约偈中语应之，兼呈音公灵位

春到花满枝，天中月相圆。一灵原不异，千圣更何传。
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莲。要知末后句，应悟未生前。

目 录

代序 1

壹 悲欣交集 1

病重“晚晴室” 2

临终遗嘱 4

临终绝笔 7

吉祥圆寂 9

贰 富家子弟 11

桐达李家 12

嬉戏儿时 16

读书少年 17

京津交游 20

叁 翩翩公子 26

移居上海 27

翰墨因缘 29

寂寞乡情 34

南洋公学 38

乡试之痛 44

戏里戏外 46

文明丧礼 54

肆 激昂青春 61

初抵东京 65

《音乐小杂志》 70

随鸥吟社 74

东京美术学校 77

“白马会”年展 84

“春柳社”演艺 88

伍 江南名士 95

执教天津 96

回寓上海 99

任事杭州 104

兼职南京 109

金石之乐 110

学堂乐歌 116

君子之交 122

虎跑断食 138

皈依三宝 144

陆 南山宗师 148

剃度出家 149

云游弘律 156

《护生画集》 169

晚晴山房 174

《清凉歌集》 178

书坛名家 180

律学宗师 190

后记 198

悲欣交集：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 一位传奇人物的 “心灵绝唱” (1942)

● 194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本传记的主人公——在俗时声名甚隆的李叔同，出家后缙素皈仰的弘一法师——走完了他63个春秋人生、25载僧腊岁月，吉祥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犹如一轮夕阳，殷红绚烂，沉落西山。

● 他是在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的“大名士”，他是整个历史舞台上能同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美术”卷(含书法篆刻)、“音乐·舞蹈”卷而得以分列条目的著名艺术家之一；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 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高烧中坚持起床为晋江中学的学生写字。写了一幅又一幅，直到无力握笔……

● 他的临终遗嘱之一是：“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能干预。”

● 他在临终前用尽最后的气力和心血写下了“悲欣交集”4字绝笔，从而对自己的一生作出了最圆满的总结……

● 他的临终遗言是：“……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

公元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岁在壬午。

本书的主人公，一位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走完了他63个春秋人生、25载僧腊岁月，在这一年的暮秋与娑婆世界告别了。他，俗姓李，字叔同，为世人所熟知；出家为

僧，法名演音，大号弘一，更受薄海同钦。

他的前半生——在俗时的李叔同，演绎了一段是由一位富家子弟而成为翩翩浊世佳公子，由广泛涉猎诗词文章、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戏曲戏剧和艺术教育而成为才艺绝世的大名士的绚烂生活。他的后半生——壮岁出家后的弘一法师，走过的是僧衣萧萧、芒屨锡杖而四方弘法的苦行生活，在一心以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的同时，诸艺皆废，独钟书法，创获卓绝，使他在成为中兴律宗的一代高僧的同时，还是名标书史、驰誉后世的一代书法大师。

他是中国20世纪戏剧改革的急先锋；

他是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的创办人和完成者；

他是近代中国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美术并成功完成学业的第一人；

他是把人体写生教学法在中国学校美术教育中加以实施的第一人；

他是20世纪中国书法史上个人书风面目最为鲜明的书法大家；

他是中国佛教史上南山律

宗的第十一代祖师。

……

他是20世纪乃至整个历史舞台上，以卓越的多学科成就而能同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3种分卷中得以分列条目的为数不多著名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将随着《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戏剧”卷、“音乐·舞蹈”卷而不朽；他由大艺术家而为一代高僧，他的名号将永受缙素敬仰。

现在，让我们，一切从弘一法师僧腊岁月的最后日子，开始轻轻地叙述吧。

病重“晚晴室”

10月2日（农历八月廿三日）。清晨起床，稍事梳洗后的弘一法师，轻轻地推开“晚晴室”的窗户，眯起眼睛望了一眼院子中那一棵已长得有些高大的广玉兰——树枝上那些在夏季里盛开的大朵洁白之花，如今已在微微秋风中几近飘零，但树上的球状果实却在成熟。可是，老法师似乎无心细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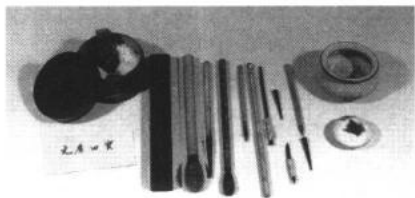
受这闽南的秋色晨景，心中总觉得还有许多要紧的事情待他去做。

是啊，弘一法师今年已经63岁了。最近因为身体有病，闭关修持也有一个星期了。

侍者妙莲法师轻轻地推门进来，端来了一些素食。虽然仍感到神乏体疲，但在用膳完并作了稍事歇息后，弘一法师还是回到了那张长方形的小书桌前。轻轻地，柔柔地，弘一法师用他那双曾经抚展过无数张宣纸，但此时已被病魔折磨得格外消瘦的手，再次展开了已经裁备用作书写楹联的宣纸，拿起镇纸压住一条素纸的上部。妙莲赶紧上前，揭开书桌上的砚池顶盖。这是一方曾经伴随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多年的圆形墨池，顶盖上刻着“南无阿弥陀佛”5个隶字。趁着妙莲添水磨墨的时候，弘一法师端坐在桌前的小条凳上闭目静养。因为墨池中尚存一些宿墨，所以，不一会儿工夫，妙莲便停下手来。此时，弘一法师也张开了双眼，精神也佳了些许，从笔筒中挑选了一支大对笔，一笔不苟地用“弘一体”书写了一副大联。这是早些日子就已应允转道、转逢二位长老之请的事儿，因

为这是一副将要抱悬于寺院大柱之上的楹联，所以字大幅长，但弘一法师还是精心尽力地书写完成，一如他惯常的认真。

可能是上午书联时太投入太劳累，下午，弘一法师就开始发高烧了。



弘一法师晚年弘法闽南时的文房用具

10月3日。因高烧仍未消退，从这一天起，弘一法师原本并不大的食量又减少了许多。众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0月4日。仅仅歇息了一天，弘一法师在高烧中坚持起床，开始为晋江中学的学生写字了。写了一幅又一幅……

10月5日。弘一法师仍在高烧中坚持起床，继续为中学生门写字。病情在加剧，食量已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了，而为中学生们所写的字幅却在不断增加。

10月6日。一整天，弘一法师没有进餐任何食物，只饮用了一些温开水。尽管身体乏虚得厉害，但他仍然坚持着给学

生们写字。写了一幅又一幅，直到无力握笔书写……

前后三四天里，弘一法师共为晋江中学的学生们写了一百余件小幅中堂。

当时，正在泉州附近的许多曾经承蒙弘一法师教诲的方内朋友和俗家弟子，在听到弘一法师有病的消息后，又一时无法确认具体的病情，也不便轻易打扰，情急之下，买来了战争时期十分紧缺而昂贵的12粒抗疟疾药“奎宁”以及其他几种药物，由黄福海居士代表大家从石狮镇送到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但弘一法师在收下其他几种药物后，以药物贵重和自己并非患疟疾为由，坚决不想收下“奎宁”。经再三劝说，法师收下了6粒。

但是，法师并未服用这些送来的药物。因为，此时的弘一法师真切地知道自己在娑婆世界的日子已经不会太久了。他将往生西方净土了……

临终遗嘱

10月7日（农历八月廿八

日），下午夕阳西斜时分，几乎昏睡了整个白天的弘一法师，轻声唤进了侍者妙莲。他只允许妙莲一人进入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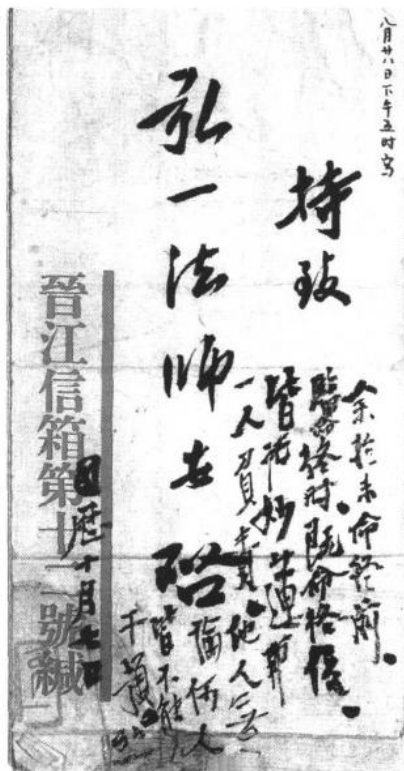
此时的弘一法师便想坐起身来，妙莲疾步上前，用双手小心地扶持着老法师。隔着薄薄的粗布秋衫，妙莲明显感到法师在这几天里竟然消瘦得如此厉害，不禁地有些呜咽了。

弘一法师轻轻地拍了拍侍者的手背，随即示意妙莲——他要起床，他要写字！

书桌就在床前挨窗的地方。待弘一法师在桌前坐下后，妙莲连忙铺好素纸。但弘一法师却示意他把刚铺好的纸拿开，随即顺手拿过书桌上的一个旧信封——那是别人致信与他时所用过的护函封。妙莲又连忙掀开砚池盖，想去磨墨。老法师再一次向他摇摇手，右手执起一支已经锋颖退尽的小狼毫伸向笔洗；稍事润笔后，用湿润的笔头在墨池里和起那并不多的一点余墨，随即在旧信封的右下部空白处，行笔涩涩地写下了一则遗嘱：

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能干预。弘一。

再次续墨后，一边审读刚写下的文字，一边用墨笔作了句读。尔后，又在左边添署上了时间：“国历十月七日”。这才放下手中的毛笔，在遗嘱的左下角郑重地加钤了自己的名号印——一方长方形朱文印“弘一”。此时正值下午五时许。



1942年10月7日弘一法师病重
“晚晴室”时所书遗嘱

一直端立在桌旁的妙莲，连忙又扶老法师回床卧下。弘一法师示意妙莲把桌上刚写好

遗嘱的信封拿过来，然后又亲手交付到侍者手中，并再三叮嘱，自己示灭后谢绝一切吊问。

10月8日上午，弘一法师得悉寺院中的一位小和尚正在患疟疾，便嘱人把前两天受赠的那6粒“奎宁”赶紧送去。随后，弘一法师又想起了那位聪明过人、酷爱文艺的忘年交——俗家弟子永春童子李芳远。这是一位可塑之材。法师放心不下，李童子还太年轻，他还须要“多种善根，精勤修持”，“若语超脱尘障，更须一番风霜磨砺”。弘一法师心想，我还得再给他去封信啊，权当临别留言吧：

……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即往生极乐。犹如西山落日，殷红绚彩，瞬即西沉。故未圆满之事，深盼仁者继成之。则吾虽凋，复奚憾哉！

随函还录写“问余何适”一偈相赠。

下午，傍晚时分，弘一法师再次召妙莲入室。

“妙莲，余尚有几件事还得向汝交代清楚。朽人已无力执笔，只能口述。仁者切记！切记！”

“是，大师。”

“那，仁者记好”——

(一)在已停止说话，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之时，即须预备

助念应需之物。

(二)当助念之时,须先附耳通知云“我来助念”,然后助念。如未吉祥卧者,待改正吉祥卧后,再行助念。助念时诵《普贤行愿品赞》,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声(不挝木鱼,大声缓念)。再唱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诸含识”。当在此诵经之际,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

(三)察窗门有未关妥者,关妥锁起。

(四)入龕时如天气热者,待半日后即装龕,凉则可待二三日装龕。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即已。龕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

(五)待七日后封龕,然后火焚化。遗骸分为两坛,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开元寺普同塔。在未装龕以前,不须移动,仍随旧安卧床上;如已装入龕,即须移去承天寺。去时将常用之小碗四个带去,填龕四脚,盛满以水,以免蚂蚁嗅味走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应须谨慎。再则,既送化身窑后,汝须逐日将填龕脚小碗之水加满,为恐水干去,又引起蚂蚁嗅味上来故。

面对生死,弘一法师的临终嘱托竟如此细心从容!

这是即将往生西方净土的安详?还是超脱尘世的平静?

事过三天。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三)上午,妙莲又一次请求弘一法师吃药。面对侍者的关心,老法师真诚地回答道:“吃药不如念佛利益。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即往生极乐。你我无缘,须俟回入娑婆,定会聚首,同弘佛法,圆满功德。仁者不必再劝,亦不必悲伤……。哦,对了,朽人正有几件事想托付养老院董事会,又得有劳仁者了——朽人说来,仁者代为手录,就当是朽人交付养老院的遗嘱吧。”

妙莲遵照弘一法师之口嘱,一一录下:

(一)请董事会修台(即指“过化亭”一部分破损应即修葺者)。

(二)请董事会对老人开示净土法门。

(三)请董事会议定:住院老人至八十岁,应举为名誉理事,不负责任。

(四)请董事会审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自己虽乐为助理治圃责任,应改为庶务,以减轻其负担。

妙莲书录完毕后，恭呈弘一法师过目。

“这样可以了。仁者可将此即刻交付董事会”。

弘一法师又指了指书桌上折放好的一件字幅，又说：“这是朽人日前为黄居士福海所题的，本想当面相交，看来没有时间了。朽人命终后，黄居士若能来，仁者可将此面交与他。”

妙莲一一应诺。

临终绝笔

“悲欣交集。”一语惊空！

谁曾料想到，弘一法师，一位中国佛教南山律宗的得道高僧，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竟会亲笔留下“悲欣交集”4字绝笔来记录自己最后的心路历程。

10月10日（九月初一）。上午，弘一法师抱病强起，他要在往生西方之前，为黄福海居士题写一幅字留作纪念。这一想法已有好些天了，文字草稿和章法布局也在一个星期前的10月4日就已拟定。本想待到精神力稍佳时再正式动笔。看来，再不写就没有时机了。于是，伸

纸走笔，写下如是警策文字：

“吾人日夜行住坐卧，皆须至诚恭敬。”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双十节，大病中书勉福海贤首。晚晴老人。

这就是10月12日托付妙莲在临终后再行转交的那一件字幅。后来，当黄福海惊闻弘一法师圆寂之噩耗，从石狮赶来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向法师遗体作祭拜时，意外地收到了妙莲面交的这一件弘一法师的临终遗墨之一。

这也是弘一法师最后一次用他出家为僧后所形成的具有独特个人风貌的“弘一体”来写字了。

下午6时，一下午都安卧在床的弘一法师忽然坐起身子，掀开床帐，双手撑着床沿，面色安详地走下床来。这情形让一直侍候在床边的妙莲法师也倍感惊奇，一时竟忘了要上前扶持。

待妙莲回过神来，弘一法师已平静地坐好在书桌前。侍者这才明白，法师又要写字了，便忙着要去准备笔墨。

“妙莲师，这里有现成之纸。墨池里还有上午尚未用尽的余墨，够用了，不必有劳仁者

再磨。”弘一法师一边拿过一张黄颜色稿笺用纸，一边缓声说道。

妙莲连忙揭开砚池盖，只见着弘一法师把笺纸翻了个面——这不是一张已用过的稿纸吗?!

是的，这正是那张弘一法师在10月4日曾用来拟就为黄福海居士题写字幅的文字的稿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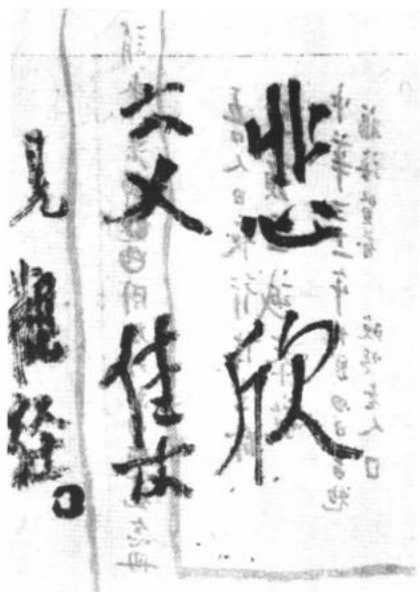
只见弘一法师秉笔蘸墨，凝神注力，在笺纸中央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悲欣交集”4个大字。对于这4个字的含义，弘一法师没有对身边的侍者作任何的交代，但他却在笺纸的左空处用尽笔头上的最后一点余墨枯涩地添注了“见观经”3个字。接着才续墨理笔，在“见观经”下浓重地画下一个句号。

这是一个清理了自己生命历程和情感心路的句号。当弘一法师轻轻地搁下笔时，两行泪珠便顺颊而下。随即，弘一法师一言不发地拿起字幅，交到妙莲手中，顾自回床安卧了。弘一法师累了。

的确，弘一法师累了。

这“悲欣交集”，已用尽了他最后的气力。此后，弘一法师再也不曾秉笔而书。

这“悲欣交集”，已凝聚了



1942年10月10日弘一法师所书临终绝笔字幅

他最后的心血。此时，弘一法师已经对自己的一生作出了最圆满的总结。

是的，弘一法师流泪了。

这“悲欣交集”，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心路历程。从世俗生活的“欣戚无端”，到学律弘法的“悲欣交集”，每每所感，总会“涕泪不已”；每每所感，又可“放下身心”。

这“悲欣交集”，是他生命历程中的最后独白。他为自己以往生极乐之时仍能有至诚“悲欣”之情而感到无限欣慰。他又为娑婆世界有八苦交煎，一切众生仍倍受苦难而生悲心。

此时，窗外，霞光满天，殷红绚彩，一轮夕阳正薄近西山……

吉祥圆寂

一切的交代都已完毕，一切的“悲”和“欣”亦俱已放下。

独自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在简陋的“晚晴室”，在普通的木板床上，弘一法师安卧着……

10月13日（九月初四）晚7时45分，弘一法师的呼吸声忽

然愈来愈促、愈来愈稀。一整天都侍立在床边的妙莲法师等，按照弘一法师的遗嘱，准备好一切助念之物。这时，弘一法师缓缓地侧过自己的身子，面向西方吉祥而卧。于是，妙莲上前贴近大师的耳边，轻轻地告诉大师：“我来助念。”

晚8时整，在众人齐诵《普贤行愿品赞》的助念声中，弘一法师在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吉祥圆寂。

第二天清晨，众弟子友好依次入室，向大师遗体顶礼告别。上午11时，诸弟子为大师遗体摄影。下午1时，妙莲等将大师遗体收殓龕中。当天下午，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吉祥圆寂

法师灵龕就移送到承天寺化身窑安放。

从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到承天寺，大师灵龕所经之路仅有一街二巷，但善男信女沿途相送者多达千余人。一时，街巷上灵幡高扬，众口高诵“南无阿弥陀佛”。沿途观者，无不肃然起敬……

10月20日晚8时，“头七”仪式完毕，大师遗体开始焚化。在2个小时的焚化过程中，四众弟子均看到窑内有多色猛烈火光在闪烁。

21日清晨，检拾遗骸，装满两坛。遵照大师遗愿，妙莲等把两坛灵骸分送开元寺和承天寺。其余碎骨炭灰，皆由妙莲自己包藏起来。自分拣遗骸始，至大师生西百日止，妙莲法师先

后检出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六百颗。

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公元1943年1月20日），时值弘一法师生西百日纪念。尽管是在时事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但各界人士还是抑制不住怀念之情，在开元寺儿童教养院举行了扩大追悼会。同时，成立了“弘一大师纪念会”，收编各方谏词和泉州当地报社所出之特刊文章等，辑成《弘一大师生西纪念刊》。弘一法师的生前挚友、时正远在四川乐山主持复性书院的马一浮大德寄来了挽诗和为纪念刊所题的书签。

遗憾的是，可恶的法西斯侵略之火仍在中华大地燃烧，弘一法师生前的友好弟子因此而多数没能如愿前来吊唁。

富家子弟：李叔同的津门岁月

(1880—1898)

●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降生在天津城老三岔河口的一户富有的李姓盐商之家。时年，生父李世珍68岁，生母王氏19岁。

●“桐达李家”，发迹于盐业，继而又经营钱铺，在李叔同出生前后，已成津门巨富之一。

●李叔同5岁时，“同进士出身”的乃父病逝，17岁的同父异母之兄李文熙继掌家业。在停柩“做七”之日，李叔同初见僧人，爱其举动。

●欢乐的儿时嬉戏生活，随着父亲的去世和自己年龄的长大而很快结束，李叔同在兄长的督促和安排下，开始了学业。其爱书法、篆刻，即启蒙于受业之余，自称是“年十三，辄以书法、篆刻名于乡”，“成童游燕，荣仲华中堂、王夔石农部亟赏其才，于其书法尤为称美，故名誉远播，诸巨公求书于门者，

且络绎不绝”。

●1896年，17岁的李叔同在天津刊行《唐静岩司马真迹》册时，于亲笔题签下署名“当湖李成蹊”。当湖，即浙江平湖之古称。可见他在南下上海之前就把自己的籍贯定为“当湖”。

●1897年，18岁的李叔同遵从母命媒说，与俞氏完婚。但随后的两次应试县学却无一得中。然而，青年李叔同在成长中也形成了“器识为先，文艺为后”的思想内核。

●1898年暮秋，在萧瑟秋意中，李叔同携眷奉母，起程南下，远赴新兴的大都市上海，以谋求可能的更大发展。从此，天津只是他偶尔一顾的“老家”。

清德宗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岁在庚辰。

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降生在天津城老三岔河口的一户富有的李姓盐商